

·岁月遗照·

难忘儿时采红菱

□徐冬元

晨跑后,带着一身汗水,按照惯例,我来到小区旁边的凤林农贸市场。我一般都是喜欢在场外买菜,一是图个凉快,二是蔬菜新鲜,也照顾菜农们不易的生意。菜场外一大早就聚集了许多附近的菜农,摆摊叫卖的都是本地的农副产品,有的菜叶上还带着露珠,极为新鲜。场外一位大姐随意支起了一个摊位,摊位上刚采摘的斗大的莲蓬和煮熟的菱角,很是吸引人。菱角黑乎乎、圆滚滚,憨萌可爱,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玩泥巴后的模样,不禁让人莞尔。多年没有吃到菱角了,我欣然买了一些,也不由想起小时候门前那口菱角塘,想起童年采红菱、煮菱角的许多旧事。

“划着船儿到湖心呀,你看呀看分明,一个你一个我,就好像两角菱。”民歌《采红菱》起源于南京高淳,曲调欢快优美,描写江南水乡青年男女一边采菱角,一边歌唱,表达自己的感情。这样采红菱的场景,想来也是令人陶醉的了。

家乡宣城与高淳接壤,自然菱角也多,菱角算是一种“水上庄稼”,投产比高,种植的人家也多。

老家门前的那口塘,是青弋江的支流,正好拐了一个弯在村口我家门前形成塘口。河水总是满满的,清澈的能看到河底的水草和水里的小鱼。在河里洗碗时,小鱼总是欢快地游过来吃食。这时候就可以偷偷拿一个大一点的碗,在小鱼身后悄悄接近,然后迅速兜起来,总能看到几条比菱花籽大一点的小鱼,在碗里惊慌地乱窜,我们赏玩一会儿,再把它们倒进河里。

“深处种菱浅种稻,不深不浅种荷花。”一到夏天,塘里便长满了菱角,碧油油一片,菱叶蓬蓬翘起,菱角长出白色的小花,开得极为灿烂,被墨绿和紫色叶子衬托着,闪烁着奇异的光亮。夏夜在门前凉床上乘凉时,月光皎洁,微风轻拂,柳枝轻摇,水里波光粼粼,雪白的菱花静静地拥在幽幽的水中,那种若有若无的清香,在月光下浮动,别有一种情韵。我想,这便是“菱塘月色”了吧!

菱角自生能力强,生命力极为旺盛。立秋后那种成熟泛黑的菱角,落入河底,次年即生根发芽,小满前后便露出水面,水有多深,它就能长多高。

每年夏天中伏前后,菱角差不多该采摘了。我家的菱角,一般都是母亲和嫂子坐着一种长条型的“腰子盆”,划到菱塘中间,按顺序采摘。

水乡孩子,似乎天生就会游泳。十多岁时,我被母亲要求下河摘菱角。那种大“腰子盆”对于童年时我的身量,显得过大了些,坐在盆里,短细的两只手臂够不到河里划动,我只能坐在家里的一个洗澡的圆木盆里,小心翼翼划动着水面。水面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叶,揭开菱叶就能看到叶下长了很多菱角,只有那种鲜红饱满的菱角,才是成熟了的。菱角成熟快,要及时采摘,否则很快就老了变黑了,很容易落入水底,所以有时一天采两次菱角。

菱角是江南农村孩子们童年的美食。菱角皮脆肉美,刚采摘的新鲜菱角一口咬开,菱肉雪白,那种水灵灵、脆生生、甜丝丝的感觉沁入心脾。煮熟后的菱角,一

般都是准备卖的,经济价值很高。“春风吹紫玉,满院尽飘香。”煮熟的菱角,呈酱黑色,摸上去有点细滑的感觉,轻轻掰开菱角,满口香软糯糯,回味无穷。吃过后,有时还要将两瓣菱角敲一下,里面可能会藏有一小角菱肉。

菱角还能做菜,菱角烧肉或者红烧菱角,都是下饭的美味。菱角还能熬粥。菱角的叶子和根茎,也都可入菜。“摘菱角菜”经常是乡村一景,村口大柳树的树荫下,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大姑娘小媳妇围在一起,一边摘菱角菜,一边说笑着家常话。菱角菜堆得很高,知心话也是说个不停。菱角根叶洗净烫水后,或卖或自用,味道都很好。

江南鱼米之乡,菱角塘里的鱼特别的多。但因为长满了菱角叶子,钓鱼就需要点技巧。我们用竹竿在菱角叶之间,挑起一个半米左右的圆形,用柳条扎成一个圆圈扔进去,能很好地挡住不断靠拢过来的菱角叶子。在空余的水面撒上一把米,一会儿便能看到水面不断鼓起小水泡,就可以开钓了。那时的鱼,也特别的多,水里鲫鱼、昂刺鱼总是少不了,也有大鱼,会带着钓钩往菱角根部窜,钓线很容易被拉断了。垂钓者往往就涨红着脸,垂头丧气说跑了大鱼,旁观者便打趣:“跑丢的都是大鱼。”

到了立秋过后,凉风飒飒,气温下降,菱角叶子逐渐枯萎,残存的老菱角也随之落入河底,当作来年的种子。初冬时,水面一片萧瑟,就像它们从没来过,只待来年夏天的又一场盛宴了。

如今,老家门前的那口菱角塘早已没了,采红菱的风情,也只能留在儿时的记忆中……

起伏的麦浪
在夏的脊背上
书写灿烂的诗句
被布谷鸟反复吟唱

尖锐的麦茬
散发阳光的味道
在夏的肌肤上
划出一道口子

金黄的颗粒
成熟了太阳的颜色
辛苦的汗水
飞扬着丰收的喜悦

父亲舞动
镰刀的姿势
让故乡的稻子
在我记忆里再度醒来

年年夏收
母亲的扫把
在谷仓里数着
全家的幸福

夏收了
种下了希望
在一个季节里守候
在一个季节里等待

夏收

□周广玲

·心香一瓣·

一蝉知夏

□申功晶

当第一声蝉鸣响彻大地时,夏天,来了!紧接着,无数只蝉群起而和之,奏响了天地之间一大阵绝情的盛夏交响乐。

很久以前的一个暑假,我正上高二。正午,艳阳高照,连枝头垂挂下来的树叶都如老僧入定般,纹丝不动。屋内更似蒸笼般暑热沸腾。我端坐在书桌内,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着古文,笔下却乱无章法地勾勒几何立体图,动辄挥汗如雨。天气愈热,心火愈旺。偏偏窗外的蝉鸣越发高昂劲道,如金玉玉振,一唱三叠,不绝于耳,搅得人耳鸣脑胀。蓦然,一股无名火冲上脑门,我抓过作业本一边手撕一边咒骂:“吵死了!去死!去死!”

父亲听见声响,从隔壁里屋跑出来,我更是暴跳如雷:“该死的蝉,还让不让人好好看书!明年考不上大学,我就放火烧光所有的树,烧死所有的蝉!”

父亲在一旁沉默,任由我肆意发泄。少顷,他给我倒了一杯凉开水:“今天不看书了,下午休息,爸爸给你讲一讲蝉的故事。”

蝉卵产在树枝的孔眼处,运气好的躲过了蚋的偷食,才有机会孵化成幼虫;刚孵出的幼虫随枯枝掉落地面,找个松土钻入地穴,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漫长蛰伏,三年、五年……甚至更久;倘使这段时间内没有被野兽从地底刨出,就有机会成虫;破土而出后,成虫凭本能开始攀爬上树,在这个过程中,很多蝉被人捉去,当了“盘中餐”;有幸“逃出生天”的,找个安全地方,垂挂树身,静待脱壳,蜕皮过程中,如若不幸受到干扰,将落下“终身残疾”,无法飞行,更不能发声。蝉的一生,竟如此多劫多难。数以年计的等待,只为换取一季“生之歌,生之盛年之歌”。

末了,父亲若有所思说了句:“你长大了,明年就要参加高考,或许会离开父母去很远的地方。”

听到这里,我从心底里宽有了这个聒噪的小东西。我等万幸寒门学子,十年苦读,所盼者无非一朝金榜题名,考上心仪的大学,奔向属于自己的远大前程。将心比心,为人不易,为蝉更不易。在这个世界上,任何功名成就都不是轻而易举的。我读懂了蝉,忽然也就读懂了自己。所有的怨气怒火统统抛到九霄云外,我坐回书桌前,开始心无旁骛地背书、做题。

那年夏天,蝉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。时光容易把人抛,似水流年又一夏。上班路上,我途经一高考点。考场外,忧心忡忡的家长坐立难安、个个翘首以盼。我忽然想到了蝉,我有多久没听到蝉鸣了?随着城市工业化加速,人类的生存空间渐渐挤占了动物的栖居之地,如今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盛景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。

我开始怀念蝉,并寻找蝉,我向往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的深山老林。朋友推荐我去古木巨树众多的禅院听蝉,有诗云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我江南有的是古寺深院,我来到近郊一处千年古刹,果然,这里巨簷参天,枝头上的蝉鸣伴着佛堂内的禅诵。蝉,系天地间小小一虫,知知不休。纵观蝉的一生,历经黑暗与光明、束缚和自由、蛰伏与张扬、哑咽和高吭……它一次次在生死两重门之间挣扎,蜕变。终于,由蛹作茧,破茧成蝉,一飞冲天,一鸣惊人,实现了涅槃与重生。

人生一世,蝉活一夏。其实,无论是蝉还是人,在生命的过程中,多多少少总会历经一些暗黑无助的沉闷时光。可苦难处亦是修行时,古人说“修行要带三分病”,“三分病”指的就是生活中的苦难,人更要学会接受苦难、直面磨砺,蜕变开悟的自己才是强大开挂的人生。

从有声蝉鸣到无声禅意,读懂了蝉,也就读懂了禅;读懂了禅,也就读懂了生命。

·新诗窗·

宣城,我的家乡

□许建平

六十年前,
我听从祖国的召唤去了远方;
六十年后,
叶落归根,我回到了家乡。

一缕惠风吹拂着我的脸庞,
温暖着一颗心,却悄无声响。
灯火璀璨的五彩斑斓,
装点着宣城,温韵着我的心房。

皖南宣城,毗邻长江,
东临江浙,地近沪杭。
千年郡府地,
看,今朝更辉煌!

宛溪河穿城汇入水阳江,
鳞次栉比的高楼粉墨登场。
曾经的熟悉变得陌生,
陌生的让我有些彷徨。

好奇促使我穿梭在大街小巷,
探寻曾经的家我心潮激荡。
昔日的平房耸立着万丈高楼,
我平抚着心对你重新审视、仰望。

窄路变宽,道路通畅。
空气清新,整洁明亮。
精神文明,笑脸绽放。
文明城市,历史首创。

建于隋开皇年的济川桥历经沧桑,
鳌峰、凤凰、澄江三桥厮守在你身旁。
宛溪河上飞架四桥,
让东来西往更便当。

梅溪公园绽放出阵阵梅香,
仰慕北宋诗人梅尧臣我踏梅探访。
宝章阁内的名人馆让我目不暇接。
徜徉在如画的长廊、古韵牌坊。

清澈的宛陵湖碧波荡漾,
高聳的宛陵阁沐浴着霞光。
李白独坐楼与谢朓楼名扬天下,
延绵着历史万古流芳。

南宣北合的宣城披上了新装,
山水园林的定位变得更时尚。
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续写着历史,
书写着宣城新的篇章。

啊!宣城,我的家乡。
你曾经让我朝思暮想,
你曾经让我梦断肝肠。
如今,我将伴随着你到天荒地老。



早春 □茆吉邦 作

·人间笔记·

我的父亲

□章安萍

“欲翠青山起笠笠,难别盛世舍亲情。从此慢步重霄九,再见音容梦几更。”

2021年7月8日,我可亲可敬的父亲在病痛中离开了人世,永远地离我们而去,我们全家也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……

记忆里父亲对我们兄妹几个总是非常严厉,特别是上高中之前,几乎很少看到父亲的笑容,可是我们兄妹几个都没能成才,想来那时父亲对我们应该很失望吧!好在虽然我们没成才,但我们传承了父亲善良、正直、敬业的优良品质,这些父亲应该会感到很欣慰吧!

还记得1994年我们姐妹几个在浙江打工,父亲挑着很多吃的和母亲一起翻山越岭来看望我们,言语间总是不忘叮嘱我们要好好工作,好好照顾自己,至今那浓浓的父爱还萦绕在我的心中。

父亲于1974年参加工作,父亲执教的清方小学(现已并入卢村小学)位于卢湖内的核心区。清方村是名副其实的大山沟,父亲坚守几十年如一日,一心为学生着想,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学校建设和教学水平的提高上。

为了解决山区儿童就近入学,从2003年到2007年连续五个盛夏,父亲都泡在学校建筑工地上,并多方筹措资金和建筑材料,改、扩建校舍,添置设备,将留守儿童和离校远的学生寄宿在学校,将清方小学创办成一所农村公立寄宿制完小。他在教学中,对学生学习方面,严字当头,使清方小学在该乡同期各小学中教学水平名列前茅,为清方村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。他本人获得广德县(今广德市)第六届“十佳教师”,五次被评为县优秀教师,一次获县优秀德育工作者称号。

父亲2008年退休后,仍时刻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及村里的公益事业。村里的大小事,村民们都会积极向他讲述,他经过思考后,都会及时向村领导汇报,

并提出合理化建议。同时,他也把党的政策,群众关心的大事传达给村民。牵线搭桥,使干群关系融洽、社会稳定。如村级道路、环境整治、村级规划等。他还帮助本乡桃山村整理、起草会议材料。

父亲一身傲骨,清正廉洁,从不阿谀奉承;父亲为人诚恳,做人坦坦荡荡,一生节俭,两袖清风;父亲一生光明磊落,为人处事正直、公正,坚持原则是他最大的特点,对子女教育,从来都是身教重于言教。

父亲是个心思细腻的人,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,几个柜子里的东西,都写有标签,收集整理了很多资料。我们童年时的照片、亲戚们的照片,以及各种音像资料,甚至各种历史证件,收到的贺卡、信件都收藏完好保存,分门别类,井然有序。特别是当我看到他的手机里竟然还保存了我作报告的照片时,我内心酸楚,热泪涌出。我感激父亲的细腻与苦心,我想父亲肯定是希望我也能成为一个像他那样优秀的人吧!

2021年4月4日,当父亲在县医院查出患了肺癌时,我们一刻也不敢耽误,带着父亲辗转杭州、上海各大医院,三个月零四天,我们还是没能留住父亲,看到父亲被病魔折磨得苦不堪言,而我们却无能为力,那种无助以及个中的滋味至今不敢想像。父亲,在您七十三载人生路上,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四个儿女,洒下多少辛酸和汗水!

子欲养而亲不待,作为子女,父亲生前我们为他做得太少太少,我们没有好好地照顾他,没有好好地陪他说话,没有好好地陪他散步,没有好好地跟他谈谈我们的工作和生活……这一切将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心头挥之不去的隐痛。

亲爱的父亲,您走了,您那艰苦朴素的作风、做人的品质、做事的准则将是我们一生最好、最宝贵的精神财富,让我们受益终生,我们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努力前行!